夏小正校注

卷一、二



崇文叢書第一輯之四十九



夏小正校注



昭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印刷
昭和二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非賣品）

編輯兼發行者　崇文院
東京市麹町區中六番町四十番地
右代表者　小室貞次郎

發行所　崇文院
東京市麹町區中六番町四十番地

印刷者　圓谷三之助
東京市日本橋區龜島町一ノ四二

印刷所　合資會社　圓谷印刷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龜島町一ノ四二

夏小正校注叙錄

古之聖人。仰觀俯察。以審星文之昏旦。寒暑雨旱之變。與草木之稊秀榮華。羽毛蟲豸蟄興粥伏之應。欽天時而以授之民。葢授之者。著之令。使民奉行而無失其時也。夫欽天授時。固爲敷政之重事。是故唐堯釐百工。首命羲和。歷象日辰。以授民時。虞舜受終。首在璣衡以齊七政。然唐虞之世邈矣。其時令之書無傳焉。昔者孔子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矣。吾得夏時焉。鄭氏謂。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又曰。行夏之時。朱子謂。夏小正之屬。則令之夏小正。夏世時令之書

也。繼唐虞者夏也。而夏時用人統。得天數之全。所以商周遞改時而紀人事。猶不能不從此。而孔子有取之也。其書既歷二代。脫秦火。逮于今四千餘年。全然猶存焉不亾者。豈可不尊崇哉。且唐虞之世。時令之書。不可得而見。而諸志載虞史伯夷之言曰。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說者云。以建寅爲正。則虞之時同於夏時矣。孔叢子書載。子思對縣子曰。夏得天時。堯舜之所同也。其書雖出于後人之依託。必有所承而言之。不特此。堯典。命羲和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是二月。日永星火以殷仲夏。是五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是八月。

短星昴以正仲冬。是十一月。則堯之正建寅可徵矣。舜
典協時月正日。謂協堯之正朔。未齊而正之。而其爲巡
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順其時。則舜之正建寅亦可
徵矣。夫唐虞之時既同於夏時矣。則唐虞時令。亦應莫
甚異於夏令也。以此言之。小正不唯夏之時令。即唐虞
之時令之遺矣。世儒或知周書時訓爲僞書猶尊之。知
月令爲不韋之書猶列之經。反舍小正而不講何也。按
小正舊本。在大戴禮中。漢以後無別行者。故班固藝文
志不著其目。隋經籍志始著錄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蓋後人取於大戴禮中表出者。非別有逸書也。或曰。隋

重賞求逸書。進書者徵賞賜。遂離析篇目而爲之。意或然矣。且小正夏時書。戴氏唯傳之。而云撰妄矣。斯書不著作者名氏。或以經爲禹啓所製。爲夏史所記。傳爲子夏所作。爲戴氏所撰。若其經。爲夏時書固無疑。而其爲禹啓爲夏史。未可知也。其傳爲子夏所作亦無稽。爲戴氏所撰。則雖似可據。然亦未可的知其然否也。以余攷之。其言辭簡嚴。不類漢以後文。其作恐在戴氏之前矣。戴氏但並經傳傳之而已矣。又按古者諸經解詁。皆與本書別行。而小正傳文溷錯于經。是蓋戴氏爲之。而以便于覽也。至宋傅崧卿乃提經文於前。月爲一編。各附

以傳。爾後各家所傳亦並從之。然傳中又疊出經文。唯仍戴氏舊本。別列經文于各月之首而已。豈此之謂能分釐經傳乎。蓋若曰雁北鄉經也。先言雁以下傳也。雉震呴經也。呴也者以下傳也。既以雁北鄉雉震呴。列於前。則後宜但書先言雁云云。呴也者云云。如是而經傳分晰。醇駁不襍。庶乎復其舊矣。然傳或一事分解。或兩言兼釋。故非傳必繫乎經。讀者或誤認經文二事爲一。一事爲兩矣。故今之所校定。不復別提經文於前。且從戴氏所傳本。特表識各條首。以別經傳而已。不必復其舊也。其宋以後。諸家所傳。及解釋者。又有數本。畧列其

目于左。

宋關滄藏本夏小正一卷傳崧卿本。引其異同及注釋二十三處。崧卿曰。隋志所載夏小正一卷者。疑卽此本。佚

傳崧卿夏小正傳四卷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一卷王朝禮之三。第四十七。

王應麟玉海本一卷律曆之一。時令篇。

張方夏時考異本一卷佚

吳觀萬夏小正辨一卷佚

朱申夏小正傳一卷

金履祥通鑑前編本一卷夏禹紀。載小正經文。分書傳及其注釋。

元史季敷夏小正經傳攷三卷

陶宗儀說郛本一卷

明趙有桂夏小正集解一卷

王廷相夏小正集解一卷

楊慎夏小正解一卷

范守己三代逸書本四卷

顧起經夏小正補解一卷

金鏡夏小正傳一卷

王猷定夏小正輯注一卷

清黃叔琳夏小正注一卷

徐世溥夏小正解一卷

秦蕙田五禮通考本一卷

諸錦夏小正詁一卷

戴震校訂大戴禮本

梁萬方附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一卷

盧文弨校刊大戴禮本

孔廣森補注大戴禮本

任兆麟夏小正注四卷收震澤叢書中。

雷琳經餘必讀本

畢沅夏小正考注一卷收經訓堂叢書中。

馬驌繹史本

姜兆錫儀禮經傳外編本（收九經補注中。）

李調元夏小正箋一卷（收函海中。）

以上衆家本。或有佚而不傳。或有存而未見。余今之所得校。凡十有七家。皆遞有同異得失。又鄭康成禮記注。郭璞爾雅。杜臺卿玉燭寶典。孔穎達三禮疏。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等。所引各不同。而寶典所引。最爲善矣。其書久佚于彼。而我邦幸傳古鈔本。湮埋剝蝕之餘。雖字畫難明辨者間多。然有據此足以訂從古之謬。若榮堇采芑采蘩。諸本或采芑作采也。或

作茱也。注家疑以爲榮堇傳文。或倒置采蘩下。以爲采蘩傳文。寶典乃作采芑。則與下采蘩。見其采之之候明矣。十一月隕麋角。十二月隕鹿角。諸本皆鹿爲麋。有兩隕麋角。故或疑以爲誤羨。或以爲重言之。不知何故。從寶典則無復可疑。蓋他書屢經後人轉寫多譌謬。而寶典猶未失其舊也。今多從此。凡衆家本及諸書所引。亦皆參互讐勘其善者取之。義有兩可。並分疏之各條下。若其注釋。擇其可採而從之。及愚見頗似有得。而不忍廢之者乃錄之。字音反切。悉以寶典所注爲主。其不載者則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及廣韻等。附益之云。

文化八年辛未閏月念六日

增島固撰

夏小正校注卷之一

石原　增島固立方甫著

春 諸本無此字。從傳崧卿及金履祥本增。下夏秋冬同。

正月。

孟春建寅之月也。

啓蟄　傳。言始發蟄也。

蟄藏伏也。啓者始震動之謂。非啓蟄而出。故傳以始發釋之。左傳。凡祀啓蟄而郊。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耕。皆謂寅月發蟄之時也。家語弟子行。高柴自見

孔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亦謂蟄蟲始發者。注以爲蟲獸卵胎之時誤矣。周書時訓。立春之日。東風解氷。又五日。蟄蟲始振。月令。孟春蟄蟲始震。仲春蟄蟲咸動。啓戶始出。振即發蟄也。動而啓出蟄也。則出者在二月矣。

雁北鄉（鄉許亮反）傳。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雁。先言遰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

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數色主反。長丁丈反。遰音遞。傳本無之爲居之爲。見遰。黃叔琳本作見其遰。傳本兩南鄉上。並有之字。盧文弨本無遰也之也。如傳本作而。古字通用。

月令。季冬雁北鄉。孟春。鴻雁來。季冬。方北鄉。而是月乃北歸也。小正。唯記其鄉。而不記其來。月令在季冬。與此不同者。古今氣候之異。蔡德晉曰。月令。季冬北鄉。孟春來。此合而記之。李調元曰。月令。季冬北鄉。此于孟春何也。冬去而春來。時也。皆誤矣。數猶言諦視也。然謂之數。則有歷視之意。居者雁所居也。北山經有雁門。爾雅釋地北陵。西隃。雁門是也。高誘云。雁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雁門。孕卵鷇。班固西京賦。南翔

衡陽。北棲雁門。毛詩傳。大曰鴻。小曰雁。此唯言雁。言
雁則鴻可知也。傳故又言鴻。其九月南去。則先遰而
後雁。又不言其鄉。是月北來。則先雁而後言鄉。以文
相比。而得其義。故傳合而釋之。既云何不謂南鄉。非
其居也。而又云記遰如不記其鄉何也。恐別是一說。
蓋言記其遰。而不記其南鄉。何也。雁已在北方。其將
南鄉。時不可知也。小正見其遰。而不見其鄉。鄉不必
當遰之月也。如當讀爲而。凡傳舉一說。例書或曰。此
不書蓋闕文也。梁萬方云。不謂南鄉。釋謂遰而不謂
鄉。不記其鄉。又釋記遰而不記南。然鴻雁。小正見于

九月。若以月令徵之。又仲秋之月鴻雁來。是不必當九月也。先者去。後者遞去。可不復言其方矣。此說未是。

雉震呴。呴居候反。傳。震也者鼓其翼也。呴也者鳴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句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震也者鼓其翼也。呴也者鳴也。諸本作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初學記引震呴二字易地。今從任兆麟據本。惟雉爲必聞之。藝文類聚引作唯雉先聞之。

呴與雊同。說文曰雊雄雉鳴。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詩國風。雉之朝雊。尙求其雌。孔廣森曰。何以謂之者。傳設問。何以謂正月必雷。言雷則雉必震呴。人見其

震呴。因相知爲有雷也。何氏春秋傳解詁曰。夏之正月。雷當聞於地中是矣。周書時訓。小寒之日。雁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呴。月令。季冬雉始呴。視此爲蚤。梁曰。震爲雷。傳因震字發義。雷乃發聲。月令在二月。

魚陟負氷。傳。陟升也。負氷云者解蟄也。陶宗儀本。此下有氷雖未解。地氣上達而氷温。魚游氷上。如負氷然十七字。

金履祥曰。月令。孟春魚上氷。是也。春氷薄。魚既升。背若負之也。

農緯厥耒。緯玉燭寶典引作約。傳同。傳。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

君之亦有耒也。

耒手耕曲木。東其耒者。以繩縛之。使木揉曲以爲耒也。詩邠風。三之日于耜。三之日夏之正月也。黃叔琳云。此農農官也。將有事于藉田。故修君耒。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是也。

初歲祭耒。始用暘。暘舊本作暢者俗書耳。從寶典及傳本引關滄本改。舊本暘下有也字。從傳本及儀禮經傳通解改。王本無始用暘三字。李調元本此三字爲傳文。云從永樂大典本。今案當作經文爲是。

傳。祭耒。祭始爲耒之人也。暘鬯也。古者先立春。王將藉。藉則鬱人薦鬯。王祼鬯。暘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王祼鬯以上二十九字。諸本皆缺。今從陶本增。舊本其曰初云爾也者七字。在暘也

者句上。從傳本及通解改。畢沅本無爾也者之者。任本無爾字。李本作其曰初歲云者六字。於文爲優。然未知其何據。今不從。

始爲耒之人謂神農。易曰。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鬯香酒。鄭注周禮曰。鬯釀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祼酌鬯。以灌地也。藉田之禮。周語曰。爵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暢也者終歲之用祭者。言通一歲之祭。皆用鬯也。是月之始用之。言以是月用之爲始也。或曰祭韭也者。孔曰。此說是句。當在下園之燕者也下。李曰下園有見韭下錯簡。固謂是蓋以時韭新出。故其祭用之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韭。視此稍晚。

囿有見韭。見音現。王本無見字。傳。囿也者園之燕者也。見初生也。徐堅曰。有藩曰園。有牆曰囿。園之燕者。諸家無明釋。任注引內則曰。春用韭。謂韭燕食用之。遂改傳囿也者爲韭也者。妄甚矣。固按。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注云。游者養獸以宴樂視之。園之燕者。亦猶曰囿游。言其可以宴樂也。

時有俊風。寶典俊作浚。初學記同。傳。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關本俊者間。有也字。任本大於之於作乎。畢本於皆作于。寶典於南風下有也字。傳本同。殺諸本作收。從寶典及關本改。

楊愼曰。春秋內傳。冰以風壯。而以風出。不聞曰南風。以南訓俊。惟此傳爲然。月令。東風解冰。與此異何也。曰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冰。南風時有之非恒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占驗歲首數日南風。以爲大熟。其相傳也久矣。固按。小正言時。不皆非恒之謂。唯此及時有霖雨之時。爲然耳。

寒日滌。句凍塗王本無寒日二字。初學記。滌屬下句。非也。傳。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澤施隻反。與釋同。任本云。經笥堂本無變也二字。煖任本作煗。字同。畢本塗者間有也字。稗編引同。

滌煖氣也。詩大雅。旱已大甚。滌滌山川。旱氣煖也。歲

華紀麗。風維滌滌。木漸欣欣。春日滌。言寒日至此漸
變煖也。孔曰澤若其耕澤澤之澤。毛詩雨雪載塗。傳
曰塗凍釋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
而陰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下者陰凍也。時
猶未釋矣。

田鼠出。傳。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嗛丘檢反。與鼸通。
爾雅釋獸。鼢鼠鼸鼠。字林云。鼸鼠即鼢鼠。本草所謂
鼹鼠是也。郭注分鼢與鼸鼠為二物。恐非。陶弘景曰。
一名隱鼠。形如鼠而大。無尾黑色。尖鼻甚强。常穿地
中而行。討掘即得。陳藏器曰。穿地中而行。見日月光

則死。孔曰。八蜡之祭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田鼠害稼。
故謹而記其出。
農率均田。傳。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寶典無下者字。
梁曰。傳訓均如詩畇畇原隰之畇。注云。墾闢也。此云除田。義同。固謂。除猶治也。曲禮馳道不除。周禮。山虞修除。皆爲治之義。月令注引此文。孔疏以農率爲田畯。與傳意異。
獺祭獸魚。舊本無獸字。從寶典及傳本增。傳。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十月豺祭獸。謂之祭。

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故。謂之獸祭。大之也。舊本三獸字並作獻。或據此疑經爲獺獻魚之誤。非也。從傳本通解改。寶典無祭也之也。善闕本作美。

月令。孟春獺祭魚。鄭注。此時魚肥美。獺將食先祭之。

高誘注呂覽云。獺祭鯉魚于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埤雅曰。獺獸。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亦自祭其先。孔曰。言獺則獸見。必曰獺獸。深著其非魚類也。與之者許而謂之之詞。豺自食其類。雖其能祭。然不足美之矣。

鷹則爲鳩。傳。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鳩也者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

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舊本具作其。從寶典改。初學記無曰則盡其辭也六字。傳本無曰字。李本無鳩也者三字。

鷹鷙鳥。爾雅所謂鶆鳩。左傳所謂鷞鳩氏司寇。是也。鳩布穀。本草一名鳲鳩。一名鴶鵴。是也。高誘云。鷹爲鳩。其喙正直。不鷙擊也。陸佃云。感秋氣則喙鉤。善搏攫。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鷙矣。鳩爲鷹在五月。傳合釋於此。月令。仲春。鷹化爲鳩。視此晚矣。

農及雪澤。澤讀爲釋。傳。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孔曰。此農亦農夫也。及猶汲汲也。固按。上文凍塗。在上者釋。而在下者未釋。至此田雪之凝凍者。上下皆

融化。故曰。雪澤之無高下也。

初服于公田。傳。古者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舊本無古者之者。傳本同。趙有桂本無下古字。李本言作者是。然未知其何據。故不敢從。孔注。疑者古言三字倒。或然。楊本其田間有私字。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惟助爲有公田。夏貢法無公田。而小正言公田。甚可疑矣。孔曰。此言公田者蓋君田也。君田者何。蓋藉田也。先服公田。謂庶人終千畝也。楊曰孟子言殷人助。雖周亦助。今觀之雖夏亦助也。固按。藉田之禮始于周。夏時有之未聞也。若助法則似不必始于殷。劉熙云。井牧始

于黃帝。韋昭云。黃帝八家爲井。井田即助法也。是或有所傳言之。杜佑通典從之。云黃帝經土立制。此井田之原也。蘇洵則曰。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矣。意者井田之法從古已有之。夏雖專用貢法。亦兼有其法。孟子但就所聞而言之。其引詩云。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蓋疑之之辭耳。周制猶且疑。況夏商之制。豈可必其言乎。小正明言公田。夏之有助法可知矣。楊說宜從。管子。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澤耕始焉。芸卒焉。蓋本於此。

釆芸。傳。爲廟釆也 爲于僞反。又如字。

舊注曰。似邪蒿可食。按呂氏春秋。菜之美者。華陽之芸。急就編。芸蒿生熟皆可啗。說文。芸似苜蓿。一名芸蒿。三蒼解詁。似邪蒿而香。可食。月令。芸始生。注芸香草也。是知有香而可食者。其云似邪蒿。云似苜蓿。雖如有異。然本草云。苜蓿似灰藋。灰藋即藜之不赤心者。而玉篇又以藜爲蓬蒿之類。以此言之。苜蓿與邪蒿。雖如不相似。亦或遞可況比。又有芸香。成公綏芸香賦。莖類秋竹。枝象青松。杜陽編云。芸出于闐國。元載造芸暉堂。以芸爲屑塗壁。是也。夢溪筆談。古人藏

書辟蠹用芸。芸類豌豆小。叢生。今謂之七里香。典畧所謂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又是別一物。葢皆因其有香。得芸之名也。竹莖松枝者非草與避蠹者。皆非可食之物。截然各別物。而羅願爾雅翼。溷同以爲一。諸解多從之誤矣。蔡德晉曰。十二月芸始生。至是采之。以薦寢廟。如此說。爲讀爲去聲。固謂采與菜同。與經文采字義異。言采以爲薦廟之菜也。爲讀如字。

鞠則見。鞠居六反。見音現。傳。鞠也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舊本無鞠也之也。歲通解作或非是。李本爾上有云字。

星名。鞠未聞。畢曰。史記天官書。柳爲鳥注。鞠注殆聲近而誤歟。載震曰。鞠讀爲噣。字之誤。噣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任曰。鞠黄星。步天歌。危宿天鉤九黄。諸說未詳孰是。

初昏參中。參所金反。傳。蓋記時也云。畢本李本無云字。或以此字冠下經文斗柄縣在下之上。通爲此傳文者非也。

日入後二刻半爲昏。中中於南方也。史記天官書云。參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合之皆曰參。

斗柄縣在下。縣音懸。柄寶典作枋。古字通。大衍歷議引作杓。諱唐嫌名也。王本縣作垂。傳。言斗柄者。所

以著參之中也。寶典無所字。

天官書。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孟康曰。斗第七星。大衍歷議曰。古歷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曰初昏。斗柄縣在下魁枕參首。所以着參中也。孔曰。斗柄以南爲上。北爲下。故曰下也。月令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與小正同。

柳稊。稊杜奚反。舊本作梯非。傳。稊也者發孚也。

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注曰。稊楊之秀也。釋名。甲孚言解孚甲而抽出也。發孚猶言抽甲也。李云。孟春其日甲乙。萬物皆解孚。自抽軋而出。先于楊見之。故曰發

孚。

梅杏榹桃則華。榹音斯。諸本皆作杝傳本作柂。今從寶典。傳同。傳。榹桃山桃也。黃本無上桃字。梅杏榹桃四木名。傳曰。榹桃山桃。唯釋榹也。榹有榹桃之名。故稱桃。非經榹桃爲一物也。爾雅曰。榹桃山桃。郭注。實如桃而小。不解核。是也。杝爾雅曰。椴柂。郭注。樹似白楊。與梅杏以正月華者。絕不相類。杝與柂同。作柂杝者誤矣。范勝之書云。杏花如何可耕白沙。四民月令曰。杏花盛。可菑白沙輕土之田。

媞薃。媞音是。薃音浩。諸本皆作緹縞。從爾雅注引改。傳同。傳。薃也者莎隨也。媞也者其實也。先言媞而後言薃者何也。媞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句

小正以著名也。見音現。薃諸本作隨。從爾雅注改。舊本無薃也者莎薃也句。傳本著上有小字。通解從之。又移何以謂以下在篇首標題之下。以二月傳小正之序云云視之。未必為篇題之釋名。故今從舊本。

爾雅曰。薃侯莎其實媞。鄭樵注云。即香附子。其根生塊似實。其實媞者即謂是。固按。媞先見者莎薃。苗至夏始生。此時媞先見耳。上云媞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問之之辭。言媞先見則何以謂之也。故下云小正以著名也。其辭自相應。蓋媞可以充藥用。而其生不須苗出。故小正著名以見之也。戴震曰。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薃緹。而名其物候曰緹薃。其說亦通。

雞桴粥。桴讀爲孚。畢本作孚。蓋以意改。粥音育。畢本作粥。傳。桴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諸本。桴也者作粥也者。從寶典改。畢本作粥也者相粥呼也。引說苑張弓而祝雞。風俗通。呼雞朱朱。曰粥。與祝朱通。蓋以臆改也。

寶典注曰。今按禮樂記。煦嫗覆育萬物。又曰。羽者嫗伏。毛者孕粥。覆伏孚育。不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方言曰。燕韓謂伏雞曰菢。郭璞注云。音房奧反。淮南子曰。羽者嫗伏。許慎曰。嫗以氣伏孚卵也。通俗文曰。孚芳付反。卵化也。字雖加艸非別。然則桴及育。今古字並通。嫗。伏菢聲相近。是一義也。孔云。正月者雞抱卵粥子之時也。月令。季冬雞乳。視此爲蚤。

二月

仲春建卯之月也。

往耰黍禪。禪音丹。本或作襌。傳同。耰關本作柔。並非。 傳。禪單也。畢本單作盡。遂改經為往耰黍殫。妄甚。

耰摩田覆種也。管子曰。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蔡邕月令章句。五月黍新熟。今蟬鳴黍也。蓋五月熟者。二月種之。衣有裏曰褶。無裏曰禪。金曰。二月漸暖。耰黍者可單衣也。李云。單者盡也。言往耰種黍之田。而盡其力也。按詩小雅。俾爾單厚。毛傳單盡也。單之為盡有據矣。此說亦或可從。

初俊羔助厥母粥。粥音育。 傳。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

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暑祭。祭也者用。蓋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句 羔。句 羊腹時也。夏胡雅反。樂音洛。與平聲。羔蓋傳本作羊羔。通解作羔羊。從關本改。其母李本作於母。關本記通解作繼。舊本夏作憂。從傳本及通解改。暑諸本作責。從畢本及任本改。關本兩喜字作善。任本與作謂屬下句。非也。羔羊通解作牛羊。從黃本改。

黃曰。他獸非其子不乳之。獨羊有乳鹿者。是非其子亦乳之也。畢曰。古者養字從羊。大則能助厥母粥者。其性善也。孔曰。羔長大不食於其母。乃有餘乳非養其子者。若羔能助母養然。故善而記之。固謂。或曰云云者。言夏時有暑祭而用羔。於此長大之時。故云不

足喜樂。左傳曰。古者祭司寒而藏冰。獻羔而啓之。古者葢指夏。言此夏有獻羔於司寒。祭暑之事也。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亦其遺矣。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言暑祭用羔。雖不足喜樂。然羔之生長可喜。故記之也。與謙不敢質言之辭。孔曰。腹謂母於腹下乳之也。言腹時名羔。不腹時名羊也。

綏多女士。寳典女士字倒。傳。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冠古亂反。取讀爲娶。通解作娶。周禮疏引作冠子嫁女取妻之時。女者未嫁之稱。士者未娶之稱。周禮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鄭注。親其恩成其性。是妥多女士之

義也。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周書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以二月爲嫁娶之候。周禮猶然。孔曰。士冠禮夏用葛。玄端黑屨。冬皮屨可也。則周冠無常月。

丁亥。萬用入學(月令注引用作舞。)傳。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大音泰。舍音釋。采與菜同。)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按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用。孔云。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丁

不必得亥。亥爲天門。先王吉焉。故舉以言之。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然則釋菜亦春尚武舞。秋尚文舞矣。楊曰。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何休注云。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故象之。今小正已有萬舞之說。則不起于周也。固按。公羊又以萬舞與籥舞對言。以別文武。鄭注禮記據此。乃有萬武舞文之說。然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夫人之廟不應用武舞也。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不必武舞也。而凡言舞。不必皆文舞。況若商頌萬舞有奕。魯

頌萬舞洋洋。國風方將萬舞公庭。萬舞多有並言者。則萬舞皆舞之總名。以是別文武者不通也。但楚子元欲蠱文夫人。振萬。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也。及小正唯指武舞而言而已。

祭鮪。鮪位軌反。傳。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寶典無也而二字。黃本無而字。

祭鮪薦之廟也。畢曰。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周禮獻人春獻王鮪。此異者。時制不同也。寶典注云。按爾雅。鮥。鮇鮪。孫炎注云。海濱謂之鮥。河洛謂之鮪。郭璞云。

今江中出鱓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謂鮥子。卽此魚。毛詩蟲魚疏云。鱣鮪出江海。三月。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橫四五尺。大者千餘斤。可烝爲臛。又可爲鮓。其子可作醬。今鞏縣東渡洛。東北崖二山腹有大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鱣鮪從此穴來。北入河。西上至龍門。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若鮪之形狀。誠如所論。但禮運云。魚鮪不淰。及月令薦鮪。詩周頌猗與漆沮。有鱣有鮪。便似餘水亦有此魚。非必江海河洛。

榮堇。堇音謹。諸本皆接此二字於下文。今按似是與下文不干。故挺書此。

失傳也。爾雅曰。齧苦堇。郭注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孔疏。本草曰味甘。此云苦者。古語倒。猶甘草謂大苦也。內則曰。堇豆枌榆是也。說文。根如薺。葉如細柳。烝食之甘。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是月堇始華。故記之也。蓋堇葉與子皆可食。而此言其榮則知非見其可采用也。孔云。先言榮而後言堇何也。見榮而後知其堇也。小正之記卉也。皆如是也。是宜用補入於此。

采芑采繁。芑巨己。采芑舊本作采色。傳本作菜也。諸本多從之。通解作采也。諸本皆以此二字接上文榮堇。或上衍一堇字。以爲榮堇之傳文。

或倒置之采繁下。以爲菫榮采繁之傳。皆非也。今從寶典改訂。通解及元本采繁在上文榮菫上。亦誤矣。傳。繁由湖。由胡者繁母也。繁方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黃本上繁字倒在由湖下。以由胡二字屬經文。本孔本程本並從之。非也。毛詩草木疏。及詩正義引此。由作游。方作旁。今從寶典及通解改。傳本無繁方勃也四字。

芑菜名也。詩小雅。薄言采芑。草木疏云。葉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雁門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大雅。維糜維芑。又豐水有芑。一爲穀名。一爲草名。與此菜名芑不同。蘩亦菜名也。爾雅曰。蘩由胡。郭注未詳。詩周南。于以采蘩。草木疏云。蘩皤蒿。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食。一名游胡。

北海人謂之旁勃。固按。爾雅又曰蘩菟蒵。郭亦以爲未詳。又曰蘩皤蒿。郭注白蒿也。是由胡與白蒿菟蒵。皆有蘩之名。而其物各異也。陸以爲皤蒿。又爲一名游湖。混同爲一誤矣。廣雅云。由胡白蒿也。亦與陸疏同一誤。廣雅又云。蘩母蒡葧也。蓋據小正言之。由胡不詳何物。然與芑並言。則菜名可知矣。蓋芑與蘩皆可爲豆實。故云皆。傳唯釋蘩而不釋芑。蓋缺文也。

昆小蟲。句 抵蚳。抵諸氏反。蚳治夷反。 傳。昆者衆也。由魂。句 魂也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

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推土堆反。螘魚豈反。爲于僞反。由傳本作猶。古字通。程本魂也之魂作螺。動也上有魂魂也三字。動作勒。無至字。寶典螘作蟻。取以下十八字缺。程本取必作故言。

昆同也。以同義近衆。故傳直解爲衆也。魂亦有衆之義。故又曰猶魂。而魂兼有動之意。故曰魂動。轉輾相注。畢注以魂爲貾之假字。以臆改傳。孔注引孝經說曰。芸動也。然大玄經魂魂萬物。亦衆而動之義。則不必讀爲貾芸。月令。此月蟄蟲咸動。此擧小蟲者。言至衆小蟲莫不動也。大蟲不言可知矣。孔曰。推以手取物之名。上林賦。推蜚廉是也。固謂。經言當小蟲動出之時抵取蟻卵。而傳明取之者爲祭醢也。梁曰。蚳蟲

子之通稱。言至此小蟲皆蠢動。抵推其子開伸也。於祭醢之義爲不通矣。周禮鼈人蚳醢。內則腶脩蚳醢。鄭注皆以爲蟻子。國語蟲捨蚳蝝。唐固云。蚳蟻子。可以爲醬。取之則必推之。以下義未詳。姑闕疑。

來降燕乃睇。睇特計反。傳。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也。百鳥皆曰撩突穴。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乙烏轄反。與甲乙之乙不同。下戶嫁反。眄莫甸反。寶典脫其字。傳本同。睇傳本作眄。撩諸本作巢。寶典作撩。注引字林曰。音力到反。今從之。穴下舊本羨取字。盧本突作室。取作也。畢本同。今從寶典。操舊本作摻。從寶典及傳本改。舊說魏晉間避曹氏諱。書操多爲摻。入人舊本作人入。從寶典及關本改。突穴以下十六字。陶本作燕言室者操泥而入人之室也十二字。

爾雅曰。燕燕乙。郭注一名玄鳥。齊人呼乙。說文取鳴自呼。月令仲春。是月也玄鳥至。睇說文曰邪視也。方言。南楚謂眄曰睇。撩寶典注曰。禮保傅篇。古之爲路車也。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說文曰椽也。集韻曰櫟也。此則並巢居之義。孔曰突窟也。鳥亦有窟穴者。若鴿鴿之屬。內房室也。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

剝鱓 鱓唐何反。與鼉同。 傳。以爲鼓也。

鱓水蟲名。詩大雅。鼉鼓逢逢。蟲魚疏曰。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其皮至厚。宜爲鼓。李斯上始皇書曰。樹靈鼉之鼓。史記太史公自序曰。黿鼉與處。此鱓與

鼉同。說文鱓魚名。與此鱓異。諸家多引之。辨鱓鼉非一物誤矣。固按。呂氏春秋。顓頊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侵。以其尾鼓其腹。觀之則冒鼓。蓋以其腹皮。月令鼉在季夏。與此不同者。彼待其甲堅成取。此剝其腹皮取。甲則未聞何用。畢曰。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正此時矣。

有鳴倉庚。傳。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寶典注曰。爾雅皇黃鳥。又曰倉庚商庚。又曰鵹黃楚雀。方言云。鸝黃自關東謂之倉庚。自關西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毛詩疏云。黃鳥鸝留。或謂之倉庚。一名

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爾雅。黃鳥倉庚既別文解釋。且倉黃二色。便是不同。方言詩疏。總爲一鳥。當以其相類也。孔曰。有者始有之也。固按。埤雅。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倉庚鳴可蠶候。鵙鳴可績候。此經葢亦見蠶之候也。

榮芸

無傳。任曰。正月采芸。二月榮芸。見采之而不盡其榮也。固謂。正月采芸。采其葉也。至此始榮。故記之而已。不必如任說。

時有見稊始收。見音現。稊舊本誤作梯。王本無時有二字。傳。有見稊而後始收。是

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秭也者。取以爲豆實也。秭也者取以爲豆實也。諸本作秭者所爲豆實。今從寶典。傳本注云。闕本自也皆以下脫簡。在五月又言之何也之後。任本據此誤。並經此傳移在五月。李本無也者之者。實也之也。

寶典注。引詩自牧歸荑。以爲秭荑通用。荑之初生。梁注連讀上榮芸。以爲芸始生之秀。然荑芸秀之爲豆實未聞。且此以時有起文。與榮芸截然二事。芸秀之說尤誤矣。張爾岐云。萠蘖之可食者。如筍蒲椿杞之屬。此說近得之。收採收也。畢曰。正月柳秭。又曰見秭。故傳以爲小正序。固謂此說恐不然。蓋言先曰時有見秭。而後曰始收。是小正記事有次序也。傳意似

然。

三月

季春建之月也。

參則伏。參所林反。傳。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亡音無。見音現。舊本亡誤作忘。梁曰。此月以昏時參星入于西方。竟夜伏不見者識其時。參星者正月初昏見于南方之中星也。大衍歷議曰。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半。參距星十八度。故曰參則伏。

攝桑。攝實涉反。傳。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傳本通解及程本李本並無上桑字。

孔曰。攝讀如爾雅槐葉晝聶之聶。謂桑葉始生未舒也。李注引月令命野虞伐桑柘。釋攝爲伐非也。

委楊。委於爲反。舊本云。委一作萎。

傳。楊則苑而後記之。苑諸本皆作花。畢本以古無花字改作華。李本從之非也。竇典作苑。今從孔本臆改作苑。與竇典遇合。

孔曰。委垂也。楊葉之垂者也。苑茂也國語曰。人皆集于苑。讀當如有菀者柳之菀。桑所急也。故生而記之。楊非所急。故菀而後記之。用此見小正之重民衣也。此說得之。梁注以爲因䍧羊與委楊聲近而誤羨。遂疑傳爲强解。誣甚。固按。傳文意似並釋攝桑委楊。當挺書經文委楊二字于前。不裂傳以分附經。

⿰羊韋羊。⿰羊韋羽鬼反。傳。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羊韋⿰羊韋然。記變爾。或曰⿰羊韋羝也。還讀爲環。

陶本注曰。羊牲寒散處。天將熱羊乃環聚。集韻。⿰羊韋⿰羊韋羊相逐貌。或曰羝者與牴同。孔曰。二月初俊羔至。是始生角相抵觸。毛詩傳羊三歲曰羝。

螜則鳴。螜音斛。傳。螜天螻也。螻落侯反。

爾雅。螜天螻。蝚蛇螻。郭注螻蛄類。正義云。螻蛄之異名。唐本草一名仙蛄。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是也。圖經則又引小正之文本經。以螻蛄爲蟪蛄。

則爲蟬類。廣雅謂。螻蛄一名碩鼠。則爲五技而窮之鼫鼠。月令螻蟈鳴。蔡邕章句謂。螻蛄蟈蛙也。則爲蛙之屬。皆名同物異。勿誤混。或謂此天螻。即月令螻蟈。月令孟夏鳴。然則三月鳴。亦候之蚤者。故其言之也曰則。

頒冰。傳。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傳本冰者間有也字。任本脫頒冰者三字。

左傳曰。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火出於夏爲三月。月令。季春開冰。先薦寢廟。曰先薦。則餘以頒賜大夫可知。是亦夏法之遺。

采識。識稗編引作職。畢本改職。傳。識草也。

識即本草經所謂苦蘵。一名水槐。唐本注曰即苦參。一名苦骨菜。似槐花黃色。結角如蘿蔔子。內子二三粒。如小豆而堅。根味苦。說文無蘵字。後人加草冠也。金曰。識字當作蘵。爾雅云。蘵黃蒢。郭注云。葉似酸醬。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食是也。此說亦可。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此經諸本分爲二節。傳文者始也以上係上句。執操也以下係下句。從月令注引此文。改訂。傳。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也。執操也。養長也。操七刀反。長丁丈反。事自卑者。舊本作自卑事者。傳本注云。以義權之。當云事自卑者。寶典正與此合。今從之。傳本脫先妾先字。

月令疏引皇氏曰。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孔

曰。子女子子也。卑妾而尊子何。重嫡也。又曰。養長養。

蠶也。宮蠶室也。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婦事莫重於蠶。故昏禮戒女辭曰。夙夜無違宮事。

祈麥實。傳。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見音現。傳本無實字。程本李本並同。

月令季春。爲麥祈實。鄭注云不言所祈。於寢廟也。固謂。小正之祈。恐亦當於廟也。李曰。孟夏爲麥秋。故此云先見。詩所謂。貽我來牟。帝命率育也。

越有小旱。傳。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越發語詞。猶書越有雊雉。詩越以鬷邁之越。故傳訓于也。恒有小旱。猶言必有小旱。孔曰。小旱而記之。勤雨也。用此見小正之重民食也。

田鼠化爲鴽。鴽音如。傳。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田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鵪烏含反。鶴同。陶本鴽作鼠。上有八月字。鴽鶉也。爾雅曰。鴽鴾母。郭注。鵪也。青州人呼曰鴾母。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淮南時訓。爲鶉。孔曰。盡其辭則言化。不盡其辭則不言化。田鼠爲鴽。不復害稼。故善之也。

拂桐葩。葩普巴反。諸本作芭。王本作巴。從寶典改。拂讀爲茀。傳。拂也者拂也。桐葩之時也。

或曰。言桐葩始生。貌拂拂然也。舊本無拂也者三字。拂盛貌。說文曰。葩華也。月令。季春桐始華。蔡邕章句曰。桐木之後華者。周書時訓。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先後序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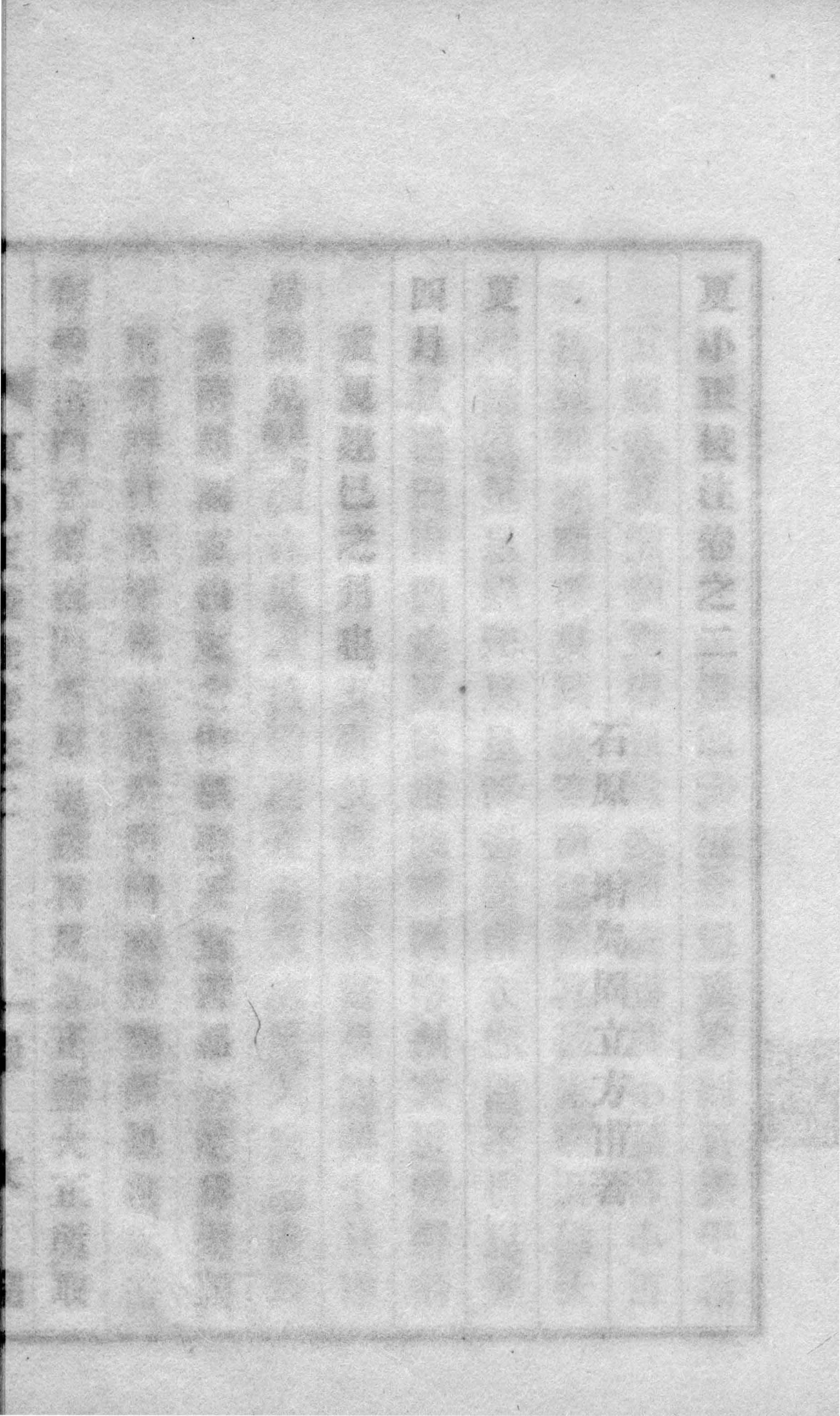
鳴鳩。傳。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鳴而後知其鳩也。何也下。諸本衍鳩者二字。從寶典改。命自呼也。鳩鶻鳩。爾雅云鶻鵃。舍人注云。今之班鳩。說文曰。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孔曰。或據月令鳴鳩拂其羽。疑上節拂字本在鳴鳩之下。而桐葩自爲一事。亦似。周書時訓。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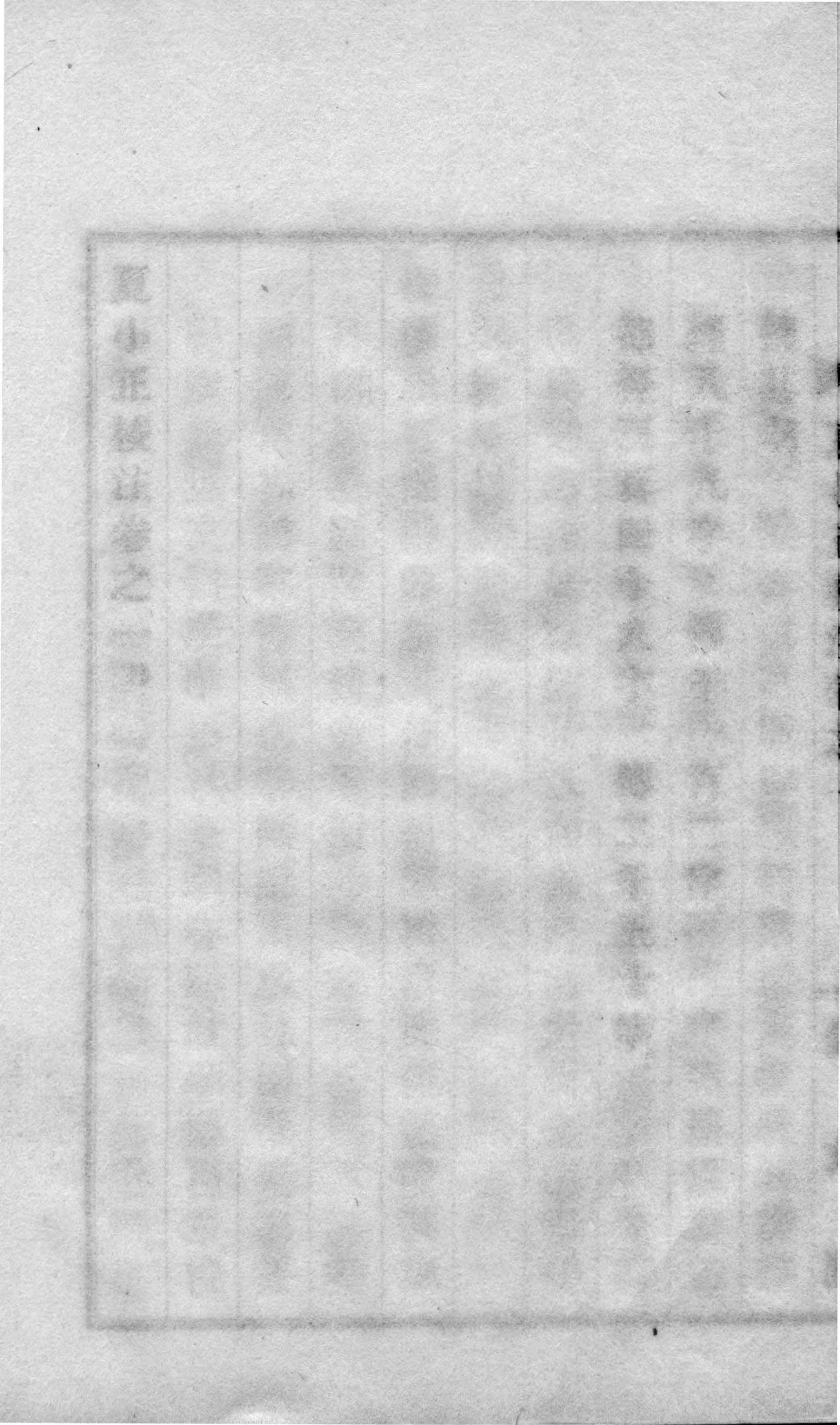
拂其羽。

經八十九字。傳千一百二字。

都經三百四十九字。傳二千五十字。

夏小正校注卷之一 終





夏小正校注卷之二蓋即大正之遺與。李曰。言天乎當

正蒙小夏記時之書。此篇之首戴篇名。小故名小正

者。言疑正字譌為夏耳。太正所載。其義未詳。曰大

石原　增島固立方甫著

夏解。星名。星星。參三星。星星初昏偏南方之西。不得以正

四月昴。傳曰。南門者星名也。此無字。依文可補。錯

孟夏建巳之月也。正。再見者十月復見。因敘十月南

昴則見。見音現。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

無傳。昴西方白虎之中星也。天官書昴一星爲髦頭。

見者。將且見于東方也。左傳曰。西陸朝覿。是也。云。在

初昏南門正。傳。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

法也。傳本壹作一。

天官書曰。亢爲疏廟。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正義云。在庫樓南天之外門。大衍曆議曰。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初昏南門正。再見者十月復見。固按。十月南門見。傳曰。南門者星名也。此無名字。缺文可知。梁注解星爲星星。遂云星星初昏偏南方之西。不得以正言。疑正字應爲見誤。大正所取法。其義未詳。孔曰。大正疑亦夏記時之書。此篇之事對彼爲小。故名小正。周語夏令曰云云。豈即大正之遺與。李曰。言天子當

陽所取法也。皆未是。固謂。應是小正之誤。不必作之說。畢本直作小正。云以意改。則又妄甚矣。

鳴札。(札與蚻同。)傳。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縣音懸。爾雅注引作鳴蚻虎縣。)爾雅釋蟲曰。蚻蜻蜻。郭注。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小者謂之麥蚻。孔疏云。鳴札札者。

囿有見杏。(見賢遍反。)傳。囿者山之燕者也。(囿任本作杏。非也。)見者始實也。畢曰。正月囿有見韭。傳曰。囿園之燕者也。蓋類物釋義。韭應生于園。杏應生山故耳。

鳴蜮。(蜮讀為蟈。)傳。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李本曰作也。)

說文曰。蜮短狐。以氣射害者。然蜮無鳴聲。與此不同。畢曰。月令四月蟈鳴。即是也。考說文蜮與蟈同字。是不必改。周禮蟈氏。鄭司農注。蟈讀如蜮。蝦蟆也。淮南子鼓造辟兵。高誘謂造亦蝦蟆。孔曰。詩國風有戚施。說文作鼀。鼀鼀與造古聲相近。然則造即鼀字矣。李曰。屈蛣蝹。木中蟲也。然蟈與蛣蝹。絕不相類。其說誤矣。高誘注月令云。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蝦蟆從土中出。

王萯莠。萯房久反。莠與秀通。月令注引。直作秀。

無傳。月令。孟夏王瓜生。鄭注云。王瓜萆挈。今月令作

王萯生。夏小正曰。王萯秀。未知孰是。其箋詩邠風四
月莠葽。則云夏小正王萯。秀葽其是乎。孔疏云。鄭以
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
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王瓜
萆挈。又萯生田中。葉靑刺人有實。七月陰乾。又非四
月已秀。是葽與否。未能審之。諸解亦未審明。固按。王
瓜即本草經土瓜。蘇頌曰。月令王瓜生。即此也。爾雅
菲芴。郭注云。土瓜也。別是一物。萆挈即萆薢。又名白
菝葜而白華。本草又菝挈一名爲王瓜草。則與土瓜
亦別是一物也。然則土瓜菲與萆挈。皆有王瓜之名。

而革挈又名萯。則土瓜亦或有萯名耶。故月令王瓜。一作王萯。其實一物而二名也。呂覽則作王善。而王氷引作王蒴。是善蒴音近而通也。葢王瓜。王蒴。王善。一物三名也。此王萯當亦是王瓜。而與月令。生秀異字。故其說不可定一。而鄭以爲即莠蔞者尤誤矣。予則直謂秀字當是生字之誤。但未敢自必耳。周書時訓。立夏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取荼。荼奴丈反。寶典此條及下莠幽越有大旱。並在鳴札之前。 傳。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蔣即良反。畢本作將。

周禮。掌荼以時聚荼。以共喪事。既夕禮。茵著用荼。漢

書禮樂志。顏如茶兆逐靡。應劭云。茶野菅白華也。師古云。如茅茶之柔也。茶者即今所謂蒹錐也。蔣說文茈蔣。水草名。可以作席。故廣雅以蔫蔣爲席名。傳明取茶者爲爲君之席也。粱曰。茶苦茮。蔣彫茈。王膳六穀。茈飯乃進苦茮。任注引爾雅檟苦茶。可煑飲。以爲今之茶。皆非是。

莠幽。莠諸本多作秀。金本莠字屬上文取茶。幽字別爲一句。闢本無幽字。王本無此二字。

無傳。張爾岐曰。詩邠風。四月秀葽。得非以葽幽聲相近而誤歟。爾雅釋草。葽繞蕀蒬。郭云今遠志。其上曰之小草是也。說文引劉向說魯詩曰。葽味苦。畢注。據

此以爲蔞苦菜。梁注。莠爲害苗草名。幽爲潛生田中之義。皆非也。

越有大旱。畢本大作小非。傳。記時爾。

左傳曰。龍見而雩。是月必有大旱也。故曰記時爾。任曰。一再記之者。閔旱之心切矣。

執陟攻駒。傳。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數色主反。舍上聲。寶典無三也者之也字。畢本去母也下。有陟升也三字。任本同。

周禮。校人執駒。鄭云執猶拘也。無令近母。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母猶牝也。說文馬二

歲曰駒。傳曰。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是也。牡駒既執之離牝。乃升之君共駕車。傳曰。執而升之君。是也。升字即訓經陟字。畢云。陟當作騭。牡馬也。月令執騰。即所謂執騭矣。固謂陟果爲牡馬。傳何不特解。升若非訓陟。經所不言。而傳何贅。況陟之爲升。義固可通。陟與騭同。而月令騰駒字相近。則安知其不亦執而升之君乎。周禮庾人教駣攻駒。鄭云。教始乘習之也。攻制其蹄齧者。黃曰。數舍者。不竭其力。寬而習之法也。月令仲夏。遊牝別羣。則縶騰駒。比此爲晚。

五月

仲夏建午之月也。

參則見。參所金反。見音現。傳。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伐一作牧非。見者將且見于東方也。大衍曆議曰。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參則見。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也。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体而六星。故曰參也者伐星也。盡其辭者。釋經曰則。然此句上或恐脫文。

浮游有殷。游與蝣同。本或從虫旁非是。傳同。傳。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畧也。朝生而莫死。稱有何也。有見也。莫音暮。見賢遍反。浮游殷之時也。本

作浮游殷然衆也。通解無此句。有見也。范本作有得於所見也。

爾雅釋蟲。浮游渠畧。郭云。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舍人注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畧。詩國風。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陸機云。似甲蟲。有角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朝生暮死。豬好食之。

鴃則鳴。鴃古闃反。與鶪同。諸本多作鴂字通。傳。鴃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傳本百作伯。辜舊本作事非。

爾雅釋鳥。鶪伯勞。孟子南蠻鴃舌之人。趙岐云。鴃博勞。左傳伯趙氏司至者也。月令注。鶪搏勞。百伯博搏。

勞趙鶪皆古音近轉也。相命自呼也。曹植惡鳥論。鶪聲鶪鶪故以名之。孔曰。古語稱大畧曰辜較。不云鳴鴃。而云鴃則鳴。是不畧之也。不畧之者。以記夏至之時也。李曰。辜負也。于是載續矣。鳴不負其時也。皆似未然。固謂。周禮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云披磔牲以祭。是辜爲磔之義也。言鴃始鳴而未磔之時也。故善之而盡其辭。高誘注呂覽云。夏至後鴃應陰而殺蛇。乃磔之棘上而始鳴。是鴃之辜也。但鳴之與辜。前後不同耳。鴃以冬至去。以夏至來。故少昊氏伯趙以名司至也。周書時訓。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鶪

始鳴。月令仲夏。鵙始鳴。詩邠風。七月鳴鵙。北地寒。故其鳴稍晚耳。

時有養日。（王本日作白非。）傳。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有養日云也。（長丁丈反。有養日云也。舊本作時美日之也。通解作時美日云也。諸本多從之。從關本改。）

養與羕同。孔曰養之言羕也。江之永矣。韓詩作江之羕矣。即永之義。故傳訓長也。黃云。此即月令所謂日長至也。夏陽。故舉日。冬陰故舉夜。孔云。一猶或也。言夏至之氣。或在月初。或在月終。無定日。鄭玄月令注曰。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可見月初爲本。月終爲末。古語蓋如此。

乃瓜。傳本云。別本作乃衣。傳。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傳本云。別本作乃衣瓜。乃衣者急衣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非是。羅願爾雅翼。吳徵事類引。急瓜作治瓜。

祭法曰。夏祀秋祠。皆用瓜。詩邠風。七月食瓜。固按。崔寔四民月令。正月可種瓜。又二月戊辰日可種瓜。蓋正月種者五月可食。二月種者至秋可食也。

良蜩鳴。良與蜋同。爾雅作蜋。蜩音調。傳。良蜩者五采具。爾雅注引。作蜋蜩者具五彩。

爾雅釋蟲。蜋蜩。孔䟽云。蜩者目諸蜩也。蜋蜩五彩具者也。詩邠風。五月鳴蜩。蓋即蜋蜩也。周書時訓。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月令仲夏。蟬始鳴。亦皆謂蜋蜩也。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匽於殄反。字亦作蝘。傳。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見賢遍反。

爾雅。螗蜩。郭注云。夏小正螗蜩。傳曰匽也。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邢疏云。梁宋以東爲蝘。楚地謂之蟪蛄。詩大雅。如螗如蜩。毛傳。螗蝘也。孔疏。蟬屬。或云。蟬首上有冠緌者。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檀弓所謂蟬有緌。皆是物也。孔曰。王充論衡。蠐螬化爲復育。

復育轉爲蟬。蟬者化而蛻也。故不知其生也。淮南子云。蟬三十日而死。謂既興十五日而鳴。又十五日而伏也。孔曰。漢書音義云。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高誘注淮南子云。五月望作梟羹。由此言之。古曰五月五日節者。本謂五月望也。傳以五日爲十五日。或同諸此。然似非經意。經言乃伏。傳言而伏。文亦錯焉。春秋之義。乃難乎而也。或疑經五字上當有三字。然其義未審明。固謂傳云五日十五日也。則謂是月十五日。又云望也者月之望也。唯是謂月之望。不謂是月之望。既云五日翕。則望乃伏者。明月之望可

知矣。是既翕三十日而伏也。翕猶聚。興則相聚也。

啓灌藍蓼。傳。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也。記時也。別彼列反。灌者間傳本有也字。聚盧本作蔡。任本同。黃本脱記時也三字。

灌如詩集于灌木之灌。藍染草爲澱。蓼辛菜可食。梁注以藍蓼爲藍一種可染綠者。然古無藍蓼之名。誤矣。陶疏義未詳。或云芟而分之。或云暢遂而疏達。按文選七發。陶陽氣。李善引韓詩章句云。陶暢也。則後說有據矣。月令。仲夏令民毋艾藍以染。鄭云。此月藍始可別。孔疏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四民月令。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

刈藍。張爾岐曰。種藍法。先蒔于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所謂啓也。

鳩爲鷹。

傳已在正月鷹則爲鳩下。畢以爲失傳者不然。孔云。王制。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說者以爲仲秋。亦古今氣候之異。

唐蜩鳴。唐與螗同。傳。唐蜩者匽也。諸本者上衍鳴字。從寶典及黃本改。爾雅注引此文。匽作蝘。孔曰。既記其興矣。鳴又言之何也。一則目治。一則耳治。李曰。匽蟪蛄。唐蜩似蟬而小者。匽之類也。與上匽同名異實。其說誤矣。固按。爾雅。蜩、蜋蜩、螗蜩、蚻蜻蜻、

匽即螗蜩。皆蟬之類。而蛰之鳴最早。蜋蜩次之。匽最晚。而其鳴又不與興同時。小正既記其興。而并及其伏。至此又記其鳴也。據興十五日鳴之說。則是必在月盡之時矣。又按。其興曰匽。而其鳴曰螗蜩。唐蜩之名。蓋因其聲得之也。不則不應一物而異稱也。

初昏大火中。畢本任本。此下有種黍菽糜四字。古本所無。蓋以意增加也。傳。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

句

關而記之。糜傳本作蘪。王本無後菽糜二字。通解經中下有矣字。傳本關作閡。關本矩作短。通解同。畢本矩關作豆鬻。菽糜以在以下十九字。諸本皆在下蓄蘭之下。今按此傳脫出無疑。故移此。金本無此十九字。

火蒼龍中星。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與此合。詩邠

風。七月流火。月令。季春昏心中。左傳。火中寒生暑乃退。與虞夏之歷。有古今之差也。孔云。書考靈曜。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之時耳。與九月傳鞠榮而樹麥。其例同也。菽衆豆之總名。糜與虋同音。說文曰。虋穄也。呂覽本味。陽山之穄。南海之秬。高誘曰。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虋。秬黑黍也。四民月令云。四月時雨降。可種黍。謂之上時。又可種大小豆。視此爲蚤。亦古今氣候之異。菽糜以下義疑。竊謂。又蓋不之譌。時何字誤倒。大意言。菽糜於經中不言之何也。其

種之時也。菽糜是民之所常食。而種之之法。必以心中之時。故以爲其法之所關而記之也。矩猶法也。黃云。令民爲豆粥以辟暑氣。是以糜爲粥糜也。孔云。以已通。已在經中者。菽糜以心中爲候。經言心中。則菽糜在其中矣。時是也。光武舍無蔞亭。馮異上豆粥。是古法有之。然豆粥於文無見。梁云。經中疑當作心中。皆似未妥。要當闕疑。

煑梅（煑寶典作渚。古音通。）傳。爲豆實也。

周禮籩人。籩實有乾蘌。鄭注云。乾蘌乾梅也。蜀志曰。蜀人名梅爲蘌。古者籩豆同用。籩謂之竹豆。齊民要

術。有作乾白梅法。蓋古者乾藾之遺法。

蓄蘭。傳。爲沐浴也。爲于僞反。

蘭芳草名。詩所謂簡是也。草木疏云。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後世以似麥門冬葉者爲蘭。非古之蘭。韓詩章句云。三月上巳。鄭俗溱洧之上。秉蘭拂除。蓄之者。蓋備來歲上巳祓除也。吳歆曰。五月五日。採蘭以備沐浴。離騷曰。浴蘭湯兮沐芳。

頒馬。傳。分夫婦之駒也。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句則法也。閒平聲。舊本注云。夫婦一作夫卿。傳本作大夫卿。離畢本作驪。並非是。諸本皆將閒諸則四字。別爲經文。今按傳文無疑。故附入此。

月令。仲夏班馬政。鄭云。班養馬之政教。此頒馬即其

事也。分夫婦之駒。孕妊之欲止也。閒閑習也。詩小雅。閑之維則。周禮。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亦閑之則也。離駒離母之駒也。則法也。傳自釋之言。諸解皆以爲釋經之言。故遂以將閒諸則四字爲經文。孔曰。馬六尺以下通稱駒。故其齒弱者。別稱離駒。

六月

季夏建未之月也。

初昏。斗柄正在上。闕本云。柄一作杓。 傳。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畢本無用字。盧本在當作正當。任本同。李本注云。一上依下有也字。

孔曰。此斗柄謂斗衡也。正在上謂正南也。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天官書曰。衡殷南斗。言當尾者。尾與南斗相近。

煑桃。傳。桃也者楲桃也。楲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為豆實也。楲諸本作杝。傳本作栕。從寶典改。梁注云。栕當作楲。任本臆改。楲皆與此遇合。寶典無下也字。

楲說見正月。畢曰。周禮。籩實有桃。內則。有桃諸。諸煑以為菹也。

鷹始鷙。鷙諸本作摯。今從寶典。傳。始鷙而言之何也。諱煞之辭也。故言鷙云。煞卽殺字。故下諸本無言字。從傳本增。寶典無故言鷙云四字。

鷙擊殺鳥也。畢曰。月令。是月鷹乃學習。鄭注云。攫搏

也。說文曰。習數飛也。足證鷙習同義。鄭志。焦氏問曰。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荅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黃曰。月令。季秋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後皆畧之。諱不盡其辭也。

經九十九字　傳四百三十字

夏小正校注卷之二終